

出逃

还有 40 千米，我降低了飞行高度，再一次清点物品：小飞艇、蔬菜、谷物种子、简易充气房、三大块太阳能电池板、二个 50 万千瓦微型蓄电池、大约可以吃一年的太空压缩食品、激光枪、工具箱、单机电脑、波频天线、几本名著、漫画、还有小猫朱迪和机器人 key，哦，千万别忘了微波信息传递器，万一遇到危险，求救就靠它了。

飞船稳步前进，我重重地吸了一口气，心中慌乱、兴奋、伤感、激动缠绞在了一起。

我就要实现童年的梦想了，美梦即将成真，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但我必竟成了一个叛逃者。

记得上学的时候，我指着天上最亮的一颗星对妈妈说：“将来那是我一个人的！”妈妈却冷冷地说：“那是颗恒星，恐怕会烧死你。”我不再说话，却并没有忘却。这愿望时时煎熬着我的心拥有一颗自己的星球。

这个世界总是在莫名其妙的捉弄人，我只成了一个小小的空间站之间的送货员，开老板的飞船，送老板的货物，微薄的工资，我实在难以买下任何一个空间站的任何一块土地，更何况一个星球，但心中独立王国的欲望却在膨胀。

我努力工作，老老实实，老板对我信任无比，在他的手下，能干超过三年的实在太少，因此，我才有了一点点机会，在送货之余开着飞船四处搜索可以让我住下，并且不被发现的“星球”。当然，我会从电脑中抹去这段航行记录，并且保持最低能耗，否则，吝啬的老板狗一样的鼻子一定会嗅出蛛丝马迹的。

大约三个月前，我终于发现了这个我即将到的星球。美丽、富饶的土壤，紫色的河流，红色的树木。淡绿的恒星光色柔和，夜晚三个卫星会轮流升起，极酷似我们早已废弃的母亲星地球。当然，它要小得多，小飞艇大约 4 小时可以绕星球一周，小巧玲珑、可爱已极。而且这星球没有高级生物，大多是些呆头呆脑，类似爬行动物的小动物，粉红和灰色的，很可爱，并且胆大而无害。对于空气，我自己做了测试，这星球的氧气含量很高，虽然逃逸度也很大，但星球上那种红色树木制造氧气的能力似乎出奇的强，基本上等于或大于逃逸度。为了具体知道星球上这些紫色的水和土壤能否生长植物和供人饮用，我特地取回了些样品，电脑发达唯一的好处就是“万事不求人”，我只用了 300 毛瑞就买回了两个大学生用的土样、水样分析软盘。虽然里面贮存的东西不多，不过足够我一个人用的了。土壤有足够的肥料供植物生长，虽然有些不知名的成分，但电脑确认无害。水的检验极原始，不明就理的猫咪朱迪偷喝了这些紫色液体，看它现在不是好好的依偎在我身边。我确信神开始眷顾我了，于是在警卫狗一样的鼻子低下反那些生活必需品一一弄到了飞船上，我恐怕还必须感谢老板，若不是他为了省钱不肯安装电子警卫，我大概就要多费些周折了，好在一切顺利。

我已经无牵无挂，亲爱的妈妈早已过世，而且至今没有姑娘肯垂睐我这个穷送货工，除了朱迪和 key 我什么都没有。哼，如果对面公寓那个金

发女郎知道我将主宰一颗星球，她也许不会每天只用看死鱼似的眼神撇我一下了事，等着吃惊吧！平庸的人们。

8千米！减速！准备着陆！

一次成功。当然，上次来时我就已经开辟了一个降落场，很小，但极实用。待一切安静下来后，我走下了飞船，呼吸了一大口这里微甜的空气。哦、不能耽误时间，不对，该死的，我逃出来了，再没有他妈的什么时间管着我了，我自由了，还有了这么美丽的一颗星球。现在，我已经正式给它命名了微笑。朱迪迫不及待地蹿了下来，抽了抽鼻子，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接着便开始兴奋地逗弄那些诧异的星球小兽了。小动物们四散奔逃时，“柯鲁”“柯鲁”地尖叫着，就叫它们“柯鲁比”好了。key，把船上的东西搬下来。“是的，马欧。”key灵活地干完活儿，接着就自动地开始给充气房充气了，我一直觉得，key不像个普通机器人，他聪明得出奇。

接下来，我该干点儿“割尾巴”的事儿了。我回到飞船上开始打印程序。这上是个返航的程序。不过是添了个小尾巴，使它在到达预定地点后自动地清除一切信息。我不打算留下飞船，我可不想让老板以为我劫船叛逃，最好让他以为我出了意外事故死掉了而飞船是自己几经周折飘回去了。停止地点一定要选好，即不能远得发现不了，也不能看出人为的痕迹，最后，我把地点定在了天狼星附近。得好好计算一下，必须到达时能量恰恰消耗完，要不然就显不出巧合性了。联邦特工绝不是吃饭的。那么路途就得迂回一点了，不过这没问题，我一直认为自己在电脑方面玩得很精。一切就绪，我启动了飞船，再见了，飞船；再见了，老板；再见了，一切的一切。

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什么事情，我只知道现在我有了“微笑”和“柯鲁比”们，以后的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上帝保佑，联邦特工的鼻子千万不要太灵了，阿门！

(完)

错过的情人

本文未发表“馨儿，又是2月15日了，我曾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自你走后，我才明白告诉我的一切都是虚拟的，但我执着的记忆着。十五年了，我虽然知道在我有生的日子里，你不会收到这些光电波，可我相信几百年后它会温暖你的心一次又一次。生日快乐，馨儿，爱你，永远。”

15年了，寄语中已没有责备与伤痛，只有那缕细若游丝却又时时牵痛心灵的爱依然涌动……

—

“咚咚咚”有人敲门。

“请进。”我随口应着。抬起头，看到一个清亮，羞怯的女孩从门外走了进来。

“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我微笑地对她说，这个算不上漂亮的女孩给我很好的印象。女孩微皱着双眉，满脸疑惑地对我说：“你就是那个很有名的电脑专家莫空吗？”

“有名的？不敢当。不过，我就是莫空。”为了消除她的疑问，我随手在身边的电脑中打进了一段程序，屏幕上出现了女孩的脸，并且用脑特有的声音说出了那句藏在心里的话：“你怎么会这么年轻？”女孩笑了，伸出手：“林馨儿，希望你能帮助我完善一个解密程，但是必须保密。”

“可以。”我接过她手中的厚厚一叠打印纸。那是一个用汇编语言写的冗长的程序，迅速看完之后，我不解的问她：“这程序相当完备呀？”

“看起来上的，但如果你试试就会发现问题了。”林馨儿微微有些嘲弄。我不在意，因为我知道，如果问题这么简单的话，她似乎就用不着来找我了。我敲击着键盘，一边有意无意地看她。

RUN 回车。意料之中的事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红色“STOP”占满了屏幕。“看来，我们必须继续解开它才可以。”我说。林馨儿点头道：“我对这里的网络系统不熟悉，我们那里的不一样。否则我不会来求助于你，可以说我也是个电脑专家。”“喔？是吗？”我漫声答允。女孩子似乎都很要面子，有意思。我心想。

这个程序实在有些困难，我面临的似乎是一个一个永远也解不完的密令。馨儿主动要求住进了我的办公室兼客厅。几天的接触，我们几乎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虽然我们除了工作只有在吃饭时才会闲聊几句，但我却感觉得到我们的心的贴近，感觉得到馨儿痴迷的目光和我心的沉沦。也许，这就是爱吧。

一天，我忽然想起问她的生日，馨儿愣了一下，旋即笑到：“2月15日。”

“2月15日？哎呀，刚刚错过情人节，可惜。”我开玩笑地说。

“是吗？”馨儿的目光似乎涣散了，出神了好久。

虽然从未说出口，但随着我心中的爱日益强烈，我对她的迷惑也不断加深，我读不懂她，有时甚至不明白她所说的一些莫明其妙的话语。馨儿，似乎是一个迷。不过，工作的进度正在日益加快。

一日，我猛然灵光一闪：“馨儿，你看咱们列出的这些程序，都有一定的规律，它们的中心变量数值都以 47.7 派 RK 的 $(N+1)$ 的 $(N+1)$ 次方倍递增的，如果咱们籍此让它们循环下去，应该……”“应该会解密成功的！”馨儿兴奋地接道，但你眼底那一抹奇怪的闪光包含着什么呢？无暇顾及了，我迅速在键盘上敲击着，并不断以小节试着运行。几次以后，我相信程序应该很完备了，便微笑着转过身，但我看到了什么……

二

啊！我用力伸了个懒腰，又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办公桌上零乱地放着软盘，彻夜开着的电视正放着永远也播不完的肥皂剧。为什么有些头痛？大概是晚上干得太累了吧。

喝着清茶，我坐在电视机前，脑中似乎有些模模糊糊的幻影，却又捉不到。忽地，一个女播音员插入画面：“据政府人士透露，地球上大量关于经济的资料被窃取，有理由认为是近日在“星盟”中与我球争夺地位的G星间谍所为，但由解密手法推测，显然有地球人加入，此案正在追查之中。”

天！我的大脑似乎被猛地撞击了一下，这事情似乎与我有关，可是，可是……一幅模糊的画面浮上脑海，一个清亮的女孩握着一把奇轻的枪直指

着我的头，她爬满泪水的脸为何如此熟悉？是的，是馨儿！整个事情如过电影般在我脑海中重现了一遍，我想起来了，可是馨儿你在哪儿？

我发疯般的在房间里乱翻着，寻找着馨儿可能留下的只言片语，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我颓然地倒在地上。不，还有电脑！我立即从地上窜到电脑前，敲击着键盘，果然，一封短签打印出来：莫空：对不起，我要走了。在2月15日上午9时，从V谷到G星，别恨我，你醒来后在概时间早错过了。别了，我的爱。

馨儿不！馨儿，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等等，2月15日，不就是今天吗？我没有错过，看看时间，还有30分钟，V谷并不远，我一定赶到。

飞身跨上汽垫车，我拼命向V谷方向开去，后面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几艘汽垫车，鬼鬼祟祟的。我心中一惊，会不会是密探的车？难道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了。V谷遥遥在望，我把车向左拐去，那几只“狗”也跟了上来，但凭借地形熟悉，七拐八拐，我甩掉了他们，径直向V谷驶去。

“馨儿，我终于找到你了！”在飞碟起飞前5分钟，我赶到了，也见到了苍白憔悴的馨儿。紧拥着她：“馨儿，你真是G星间谍吗？馨儿，为什么要骗我？”

泪流满面的馨儿哽咽着：“莫空，我爱你，真的爱你，但我确是G星人用他们的变异基因培植出来的，一直被安插在地球中。现在，我要回去了，我别无选择！”

我猛地推开她，抓住她的双肩摇撼着：“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用那怪枪永远消除我的记忆，让我忘掉一切，忘掉你。你何必让我这么痛苦！”

馨儿象一朵孱弱的小花，伸出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脸：“莫空，你是个天才，那会毁了你的大脑，而我又怎么舍得让你忘了我，莫空……记得你说2月15日错过了情人节吗？”“哎……”我无语长叹。抓住她冰冷的指尖想用唇去温热它，曾几何时，我的唇也这么冷。

三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我失去了爱人，被密探带回了总部。后来，鉴于我不知道内情，而那失窃的资料似乎在谈攀中也没派上用场，我被放了出来。他们自以为仁慈，却不知道这一场无谓的交战毁了一场真爱。馨儿，我知道G星人寿命很长，而我又再也找不到比光电波更先进的通讯设备了，只好烦你等上几百年的时光，再听到我的呼唤，我的爱。

馨儿，我错过的情人。

(完)

黑猫的世界

钱笑，当然是真名。一个非常可爱的美眉，高个子。现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她的大部分小说总是在写人们的故事，文章精炼，情趣盎然。

好冷啊！一阵颤栗中她睁开双眼，薄薄的外衣无法阻挡青藏高原的夜风。已经是第二次被冻醒了，她蜷紧身子又向树洞里缩了缩。塔尔寺早已破败不堪，科技的发达摧毁了人们对神灵的敬畏，

只留下这棵老菩提树默默地守望着逃亡的人。这也许是那位黄教宗师宗喀巴恩泽后世的唯一东西了。

星很亮，很清晰，没有什么神秘感，她几乎可以说出每颗亮星身边那些看不见的恒星上面有什么，咖啡厅，酒吧，夜总会，迪厅和一群狂乱的人们。半个月前她还驾着自己的小飞船在虫洞里钻来钻去，各个恒星的娱乐场中都留下她野性的笑声；半个月后，她却不得不蜷在早已荒弃的地球上可怜兮兮地发呆。她自嘲地笑了，不是笑处境的凄凉，而是笑以前生活的模糊。那时几乎每天都是一样的，狂笑、疯狂直到累得筋疲力竭便钻回飞船大睡一场。想到飞船那温暖的生活舱，她不禁叹了口气，为了不留下一点儿线索给星球联邦警察，到达近日点后她便抛弃了核能飞船，乘小小的救生船到达地球并随后将它砸扁埋了起来（即使引爆救生船这点儿小小的爆炸也会成为联邦警察的线索）。

刚开始她对自己选择青藏高原作为逃亡地十二分的满意：荒凉、空旷、人迹罕至。

但很快她发现自己错了，一没吃，二没穿，不饿死冻死才怪呢。她恼怒地咕哝着，用不知什么星系学来的话咒骂不停。终于，她决定离开这个干冷的树洞出去碰碰运气，说不定能搞点什么吃的，难道我黑猫还能被困死不成？

“黑猫？”对，我是黑猫，她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不习惯自己的名字了。不过没什么，反正这儿没人，黑猫白猫还不都是我。她解脱似地大笑大叫，在空旷的草原上狂奔起来，直到累得躺在地上呼呼地喘息。

睡着睡着，一丝阳光温暖了她的身体，慢慢睁开眼睛，一颗颗露珠儿悬在草尖上低低地垂在她的胸前，反射出金色的光线。“好美呀，这就是生命。”她喃喃地说着。

“生命”这个词儿深深地刺痛了她。如果不是生命，她又怎么会从人人宠爱的黑猫变成不见天日的逃犯？生命……

就像服装的流行趋势一样，历史一样会轮回变幻。人口大爆炸成为一个遥远而虚幻的旧梦，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变得越来越忽视繁衍下一代的义务，而仅仅目光短浅地使自己充分享乐却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人口数量锐减。政府当然不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论是为了殖民战争还是别的什么需要。总之法律规定年满二十五岁的女性有责任和义务为社会提供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人口资源。与政府紧密联系的生命科学业已放弃了无性繁殖、体外培育等方式。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们无法创造伟人与天才，自然母体内分泌激素的每一个微小变化都可能改变人类的历史、诱发人类进化的组合，这些像可口可乐秘方一样被‘上帝’严格地保密着。”

黑猫对忽然闯进自己大脑的这些解说词似的东西感到有些茫然，不知道是否是听酒吧里哪个酒鬼说的胡话。她甩甩头准备挥去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好为自己的处境感慨一番。她 25 岁了，却并不想结婚，尤其是和一个素不相识，仅仅是电脑认为 DNA 搭配最佳（即产生达室人“几率”最大）的男人结婚。在各个星系里都一样：男人的意义在于战争，女人的意义在于繁衍后代。黑猫厌烦这一切，她不愿使自己被当成机器，而生下的孩子像产品一样被别人筛选——好的留下，次的销毁，所以她选择逃亡。

大地震荡了一下，又一下，她从地上坐起来，警惕地四处张望。没有飞船降落的迹象，她松了一口气，大概是一场 3.6 级左右的地震。黑猫有

些好笑地摇摇头，我怎么这么敏感，连地震都测得有零有整的，又不是机器人，大概这就是逃犯的本能吧。想到这儿，她又开心地笑了起来，摸出激光枪（我怎么会带武器？）去寻找她的早餐了。

兔子！感谢人类的良知，还给地球一个原始的面貌，也成全了黑猫快要饿扁了的肚子。她远远地猫下身子，瞄准了那只正在啃草的傻兔儿。阳光斜斜地照着，给灰兔儿罩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环，生动得仿佛一团流动的光雾。黑猫扣紧扳机的手指不觉放松了。

它是活的，它有自由，它有草可以吃，我凭什么剥夺这一切呢？她站起身，呆呆地望着兔子吃草的小嘴儿。“呀！对了！黑猫大叫一声，兴奋地跳起来。野兔吓得溜烟地跑了掉了。黑猫笑得躺到地上，抓起一把草填到嘴里，苦涩的草汁儿弄得她皱了皱眉头，心里却抑制不住的兴奋，嘴里嚷道：“我也可以吃草，我可以自由地活下去了。”

大地又在震动了，此时的黑猫已走在返回塔尔寺的途中。地震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何况此时她已用蘑菇填饱了肚子。人吃饱的时候，心情总是好的。然而，几条蛇一样曲折的人影带着恐惧爬到了她的心里。

“黑猫，我们尊重你的人权，作为一个一等基因的公民，我们可以允许你犯一些错误，但你必须改过，见见你的丈夫吧。”灰衣男子向前几步走出了黑影，用绿色的瞳仁紧紧盯住黑猫，出奇英俊的面子带着一点哀伤道：“我们无法选择历史，理智一些，嫁给我吧！”

黑猫无情地闭紧双唇，想开口，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抑制着她，无法否认那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但这种新型的基因上的门当户对令她无法忍受。她的沉默令灰衣男人的哀伤更重了：“你知道吗？我也曾是个逃亡者。但既然电脑如此的精确，我们何必太在意那些过时的个性和情感呢？黑猫，屈服是你唯一的选择，一起回去吧！”

黑猫一直鄙夷地看着这个布道者，忽然开口问道：“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发现了我的？”

联邦警察竟然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很简单也很侥幸，救生艇是由钛镍合金制成的，被改变形态后达到 40 度又会恢复原状，一次小型地震使地下温度达到 40 度又很容易，于是被子你砸扁了的救生艇恢复了原状，露出了地面……”他停了停，略带点感情地说：“你真是个聪明的姑娘，我们找你费了很大的周折。”

黑猫笑了，冷艳，凄凉：“谢谢夸奖，谢谢你专业的解说，没想到本业用于应付流星损伤的钛镍合金还会有如此用处。”她慢慢地转向灰衣男人，鄙夷地轻笑着举起激光枪（我竟然还留着它）：“你说对了，我无法选择历史，但至少，我可以抛弃历史。”

晚霞留着落日的余晖恋恋不舍，草原上有一只自由的兔子挑剔地吃着草叶儿，这里没有了猫，哪怕是一只孤傲的黑猫。

（完）

我还是人吗？

在“人造优于自然”的新世纪里，人们对于人造器官的钟爱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只要稍稍对自己身体的某个自然器官感到不适或者不满意，便要去医院换上相同的“金属机械器官”。久而久之，一些有识之士感到忧虑了：现在人们换上的人造器官越来越多，使人和机器人很难划分清楚界线，呼吁换器官要有个限度。于是，联合国明文规定：人体器官的机械数量不可超过50%，否则，将被划为非人类。我们的父母一辈或是为了保持作人的资格，或是已经换得差不多了，终于停止了对自身“零部件”的改造。

但是，他们对子女的爱又及时体现了出来。当他们得知有种可同血肉之躯同时发育的“活性金属机械器官”，越早植入人体性能将越优良后，便想到一定要将恩泽施予后代。所以，我们这些当时尚在襁褓之中没有发言权的家伙便被父母用爱和血汗（其手术价格昂贵）“大卸八块”了。

35年过去了，我天生的才思敏捷，精明能干，很受上司赏识，也引得女士们芳心大动，以至于娶上了一位美丽贤慧的妻子。

唉，哪知天嫉良才，正当我在一次重要场合施展雄辩才能时，嗓子突然变得沙哑了。

接着一连数日疼痛难忍，不得不去医院就诊。经过一番折腾，医师扔给我一张龙飞凤舞的诊断单：病因：喉癌处方：须更换机械替代品时限：1个月后将危及生命当我辨认清楚这些字体后，一下子晕了过去。

“喂，先生，醒醒……”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医师站在身前。他说：“您可醒了。其实，您不必担心，只须更换机械替代品就可免于危难。这是小手术，本医院即可承办，而且价格从优。”“哦，我没事……”我担心是个圈套，挣扎着从医院走了出去。

上帝呀，我开始痛恨我九泉之下的父母，为什么这么疼我，按照联合国的限定，已将我身体的50%换成了人造部件。他们怎么就没想到我的喉咙会出毛病？我该怎么办？换吧，会超过50%的限度，将被划分为非人类，从而失去娇小可爱的妻子，薪水丰厚的工作，不错的社会地位，并且永远与机器人为伍了。不换吧，我只能有一个月的活头！

我该怎么办呀？

听我讲述完经过，妻子却笑了：“亲爱的，你可真糊涂，你不会把别的机械器官拆下一件，换成天然人体器官吗？现今市场上的天然人体器官比人工机械器官价格便宜得多。”“是呀，是呀，我怎么没想到！这样我安装机械喉咙就不会超标了。”我狂喜地抱起妻子，猛亲她的脸，逗得她格格发笑。“但是，换哪样呢？”一会儿，我征询她的意见。“肝脏吧。”“不行，换上天然的肝脏不保险，可能会得肝炎、肝硬化、肝癌。”“脾脏是和肝脏配套生产的，自然也不行，换胃也不好。那么肾呢？”“天，我可不想得肾炎、尿毒症什么的！”“那么，只有右臂了。”妻子又建议道。“好，就右臂吧。”我主意定了。

可是，当我到人体天然器官交易市场走了一趟之后，我又失望了。没有人愿意出让右臂，即使我出很多钱。每一个被我询问的人都这样回答：“如果我让自己的右臂换上一只机械手臂，那么，我要是再有一件天然器官出了毛病，那该怎么办？”“亲爱的，”妻子听我讲述后怯怯地说：“你能不能不要右臂？”

“什么，你想让我成为残废吗？你不觉得在科技这么发达的社会里，还有人断臂是可笑的吗！”我勃然大怒地对妻子吼道。

焦急、犹豫，眼看一个月的时限快要到了，我愈加惶惶不安，却又总是拿不定主意：是甘愿沦为机器人，还是坐等死神来临？

“请问这儿是李光先生的家吗？”蓦地有人敲门并大声问：“省？我就是，你是谁？”我打开房门，见是一个猥琐的秃顶中年人，便没好气地问。“哦，对不起，我听说您有点儿麻烦，需要个天然器官？”

我怀疑地打量着他，见他双手戴了好几枚金戒指，一副暴发户模样。他会是因为缺钱而出卖自己器官的人？

秃顶看出了我的疑惑，说：“别误会，李先生，我虽然不出卖自己的器官，但我确实可以提供真正由细胞组成的器官为您服务。”我早已熄灭的希望之火又迸出了火花：“器官在哪？”

“别，别着急，李先生，暂时还没有。我是生物工程所的，自己私下里搞些小生意。我可以用您的细胞繁殖成一个喉咙，当然，价格从优。”怎么，繁殖出一个喉咙？哦，不！它并不是天然的，我还是要被看作是机器人。”

“不是这样的，李先生，这个法律是35年前制定的，当时生物技术尚不发达，所以是特指机械器官。如果有人为此指控的话，您绝对可以胜诉。”

我终于消除了疑虑。又过了一个月，我那患癌的喉头全部摘除，换上了用自己的细胞繁殖而成的健康的喉咙。要不，我怎么能喋喋不休地对你讲述这些经过呢？不瞒你说，我还是有些担惊受怕，不知道会不会有限制生物技术器官的新法令出台。每当深夜妻子酣然入睡时，我常常对着镜子反复观察自己，发出这样的疑问：“我还是人吗？”

(完)

自由

“凯被判了死刑。”妈妈面无表情的对我说。

“是的，我知道了。”我同样用一张麻木不仁的脸应着她。

凯，不能怪我，不能怪妈妈。我爱你，妈妈同样爱你。但我们和你不同，我们不能反对“法则”，不能反对“禁止对罪犯表示同情”的规范。我亲爱的，你要死了，我的泪却不能为你而流。

你的死只是因为你超凡的大脑，造就了你这个计算机天才。记得那天你兴奋地对岷我说：“妮，我编的程序调出了国家严格保密的‘古代危险词汇库’，但还不完善，你生日那天，我要用我调出的第一个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

凯，你是否知道，那天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兴奋，一丝恐惧的战栗从心底猛窜上来。那不幸的征兆竟在今日实现。你说喜欢我是因为我没有被“法则”完全麻木，完全机械化。但是，凯，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生日宴会上，你深深地吻我，拿出了那个小小的信封。刹那间，我觉得全身僵硬，凯，你竟以为我怕冷而拥紧了我。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它打开的，但我知道看到那个词后，我身体中原始的细胞发出了高亢的欢呼。你感知了我的兴奋。但是你知不知道为维护压迫这些细胞的法律，他们做了多么周密的工作，高科技的感应器不是装饰品。当我们的的心灵共同为这原始的信息兴奋不已时，他们感知到了，他们带走了你，从我的怀里夺走了你，我亲爱的，我的凯。

我再次拿起那个信封，与你走进刑室的同一时刻。那词汇给了我莫名的力量，我向你冲过去……

我感觉到灼热的痛苦，睁开眼，你拥着我，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正在消逝。但是凯，我感觉得到你目光中的喜悦，有你的爱，我很幸福，我终于和你一样反抗这“法则”了。

我们的目光又同时落在了那个给我们共同新生的词汇上 “自由”。
(完)

